

元文類

和  
344  
4



元文類卷二十六

碑文

高昌王世勳碑

虞集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皇帝若曰予有世臣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  
 全圖... 我太祖皇帝實贊興運動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續令德  
 以... 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為丞相為御史大夫  
 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冢其伐石樹碑而  
 命國史著文而刻焉臣集頓首受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  
 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  
 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瘦若人妊身然自是光  
 恆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瘦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  
 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為  
 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  
 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言婦

利 297 4



所錄文有拘押

元文類卷二十六

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彊以有此山去壤其山以弱之乃告諸的斤曰既為婚媾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石而輦去國中鳥獸為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亾乃遷諸交州而居焉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而我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漠當是時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主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鎖潭回回等國將部曲萬人以先啟行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為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子馬木刺的斤嗣為亦都護將探馬軍萬人

從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火州薨至元三年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為亦都護海都帖木迭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與魯只諸王以三十萬之眾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嬰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為家死以此城為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矢以書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我歸且爾祖嘗尚主矣爾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不然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之不止則淪胥而亾亦都護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面也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以茵引繩墜諸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朝上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兒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定以賑其民還鎮火州屯

於州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尙寡北方軍猝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  
紐林的斤方幼詣闕請兵北征以復父讎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  
妻以公主曰不魯罕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尙其妹曰八卜  
義公主有旨師出河西候與北征大軍齊發遂留永昌焉會吐蕃  
脫思麻作亂詔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領本部探馬等軍萬人鎮  
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賊用斂跡其民以安武宗皇帝召還嗣爲  
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押西護司之官仁宗皇帝始稽故實  
封爲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設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  
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境八卜義公主薨尙公主曰兀刺真安  
西王阿難荅之女也領兵火州復立畏吾兒城池延祐五年十一  
月廿一日薨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曰錢吉皆八卜義公主  
出也帖睦兒補化大德中尙公主曰朶兒只思蠻濶端太子孫女  
也至大中從父入覲備宿衛又事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  
都護陞資善大夫又以資善出爲鞏昌等處都總帥達魯花赤奔

父喪於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不允嗣爲亦都護高昌  
王至治中與喃答失里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部泰定中召還與  
寬徹不花威順王買奴宣靖王闊不花靖安王分鎮襄陽尋拜開  
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汴  
以左丞相留鎮旋趣至京師戮力削平大難鎮湖廣時左轄相媚  
而害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僇之乃更爲申掾於上曰是誠  
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量贊襄類如此  
天歷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  
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勳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  
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追念先王之遺意讓其弟錢吉嗣  
爲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  
數十代至于今克治其土豈偶然哉火赤哈兒的斤百戰以從王  
事捐骨肉以救其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  
世三王盛德之報也大夫世胄貴王清慎自持戶庭之間動中禮

法平易以近民正己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  
議憂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泰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佐成雍熙  
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勳爲宜敢再拜系之以詩

維皇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徠偉茲高昌列圖率賦寶玉重器稽  
首受命以表誠至太祖曰嘻天啟爾衷有附匪疏以究爾功橐鞬  
介冑十千維旅以從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事靡解朝夕邦之世  
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敞介乎強藩爲暴突來虔劉以殘保障扞城  
我禦我備敵爲弗順我死無貳崇墉言言寇來實繁力殫守堅責  
我師昏有齊季女出女紆難義有絕愛皇用咨歎寇退民完天子  
慨之輦帛載金悴斯漑之城郭室家旣還旣復庶其寧我皇錫之  
福于廬于處狂囂持之矢盡眾殲執節死之維時賢嗣泣血入告  
請揚天威以報無道天子壯之俾軍于西撫爾民人授之鼓鼙有  
露西羌弗靖以撓移節往治旋就馴擾武皇纘武睠爾舊服節旄

印綬仍護其屬乃稽王封在時仁宗旂纛舒舒刻章以庸迺即永  
昌幕府斯建將星宵隕亦旣即遠宰木陰闕歷歲時顧瞻徘徊  
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彌恭世爵用享佩玉瓊琚靖  
共以居躬行孝嚴服御不渝肅肅雖有察有容親親尊尊允德  
允功天子還歸大義攸正大夫在行民信以定旣安旣寧治久告  
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袞袞赤舄進見退息徹于無虞匪泰伊惕  
大夫申申明哲以孚噓歆有懷永昌之墟天子有詔大夫省墓勒  
文載碑世勳是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句容郡王世績碑

虞集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朝廷而執  
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毅過人之勇直亮不  
回之節以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世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  
可以內爲天子之所信倚外爲強敵之所懾服故處常則有不可  
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所關係豈輕也哉天歷元年

皇帝撥亂反正以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敕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自曲年者乃號其國人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峻末納峻末納生亦訥思太祖皇帝征蔑乞思火都火都奔亦訥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亦訥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訥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掌芻牧之事奉馬湏以供玉食馬湏尚黑者國人謂黑爲哈刺故別號其人曰哈刺赤日見親近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訥論中統初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察卒土土哈領其父事是爲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祖宗興龍之故地至元十四年叛王脫脫木失列吉

入寇諸部曲見掠先朝大武帳亾焉土土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五月敗其將朶兒赤延於納蘭不刺以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解搆亂應昌脫脫木以兵應之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候數十脫脫木懼而引去遂滅只兒瓦解六月逐其兵於禿刺河八月又敗之幹歡河得所亾大帳還諸部之眾於北平我師北伐詔率欽察驍騎千人以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吉踰金山擒扎忽台以獻又敗寬赤哥等軍俘獲甚眾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百兩海東白鴿一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悉以賜之且有詔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以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爲民戶及隸諸王者別籍之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刺赤屯田益以亾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之二十二

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  
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屬六月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朶  
兒朶懷禦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  
勝刺哈王獲謀者得其情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刺哈以離之他日  
勝刺哈為宴會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  
勝刺哈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召勝刺哈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  
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  
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為先驅引大兵前窮晝夜之  
力渡秃兀刺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世祖方親征聞之詔王沿河  
東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也鐵哥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乃顏  
畜牧俘畔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來  
歸置哈刺魯萬戶府是歲王子創兀兒奉詔從太師月兒律在軍  
戰於百搭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  
出則被堅執銳以率虎鬻之士入則操刀匕以事割烹執嬰杓以

進渾飲親幸委任已見如此時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  
乃顏餘黨於哈刺誅兀達海盡降其眾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為叛  
王火魯哈孫所攻甚急五月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  
至哈刺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  
路萬戶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妻王二十六年海都  
軍叛金山抵杭海嶺皇孫晉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不利王  
獨以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伏兵殿之七月世  
祖親巡北邊召見王慰之曰昔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飲班朶  
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  
又知上親征遂引兵去車駕還都大宴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  
都言戰者人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  
士以建康廬饒舊籍租戶千為哈刺赤戶又以俘獲之戶千七百  
賜之官一子以督賦而創兀兒在宿衛亦帥其軍扈從至於和林  
兀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

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刺赤之軍數已盈萬足以備  
用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帶名鵲縑素萬匹帥其人北獵漢塔海  
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詔進  
取乞里吉思明年春次欠河冰行數日盡取其眾留兵鎮之奏功  
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  
擒其將孛羅察成宗皇帝卽位詔之曰北邊事重其免會朝賜白  
金五百兩冬召入朝有加賜別賜其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  
年春還守北邊三年秋諸王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  
金山之玉龍海備之資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等王以朝  
上解御衣以賜大德元年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  
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是  
年有詔創兀兒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王王帥師  
踰金山攻八隣之地八隣之南有大河曰蒼魯忽其將帖良臺阻  
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軍矢不

能及馬不可進王卽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  
爲爭起就馬王麾師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  
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孛伯拔都之軍相遇  
孛伯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隣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高孛伯陣  
焉山高峻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蹙之孛伯馬下坂多顛躓  
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  
徹禿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禿之地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其  
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戰者持挺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斂遁  
者無幾三年入朝上解衣賜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  
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  
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爲先付託甚重  
四年秋畔王禿麥翰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闊客之地及其未陣  
王以其軍直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  
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以其軍馳當之旣得



元史卷之二十六  
七  
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戰之三日都哇之兵西至  
與我大軍相持於兀兒禿之地王又獨以其精銳馳入其陣戈甲  
戛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哇之兵幾盡武皇  
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上使御史大夫禿赤知樞密院  
事塔刺海也可扎魯火赤禿魯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問  
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下至於諸軍咸以爲王功第一無異辭於  
是武皇命王尙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賞以尙衣貂裘使者以  
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留鎮之七年秋  
入朝上親喻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蹟昭著周飾卿身以兼  
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御衣一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  
貫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  
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貫九年都哇察八兒  
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  
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連年動兵相殘殺是自傷祖宗

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吾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  
土土哈戰既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  
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  
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  
子孫者矣使至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爲置  
驛以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  
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武皇於渾麻出之  
海上成宗崩計至入告武皇曰殿下親世祖之嫡孫以先帝之命  
居祖宗之故地以鎮撫朔方且十餘年矣海都約木忽兒明里帖  
木兒自世祖時各爲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亾俘虜悉復其舊皆  
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  
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  
望臣請率其眾備驂乘之士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五月達上都  
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尙服七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

萬貫先帝所御大武帳一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以命之至大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金印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上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乘安輿賜王上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上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輜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還邊仁宗皇帝卽位入朝特授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戟入陣刺王者王擲其戟揮大斧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鐵門關秋又敗其大

軍扎亦兒之地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每見必賜坐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可乎至治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王父子沈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智者不暇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餽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同赴患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諡剛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諡忠定妻秃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諡武毅妻曰太塔你扎只刺真也曰兀買八里真也曰囊加真益吉刺真也曰阿八倫益吉刺真也曰

塔倫也只里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塔察兒  
定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兀兒  
四曰別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木兒不花武德  
將軍建康廬饒等處哈刺赤戶達魯花赤六曰歡差武略將軍欽  
察親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  
司兼大都屯田事八曰斷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  
使創兀兒之妻察吉兒公主楚王女也曰也先帖你塔塔兒真也  
曰也仙忽都魯宗室也只里女弟曰哈刺真塔塔兒真也子七人  
長曰小雲失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蚤卒次曰燕赤不花  
資德大夫大司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荅刺罕右丞相四曰  
撒敦榮祿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禿哈兒闌遺少監蚤卒六曰荅  
里太禱宗禪院使七曰潑皮罕幼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台適失禿  
兒駙馬弟太忽禿魯次曰完澤台適相哥八刺王三曰訥只罕適  
沙藍朶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木兒王臣集拜手稽

首而作銘曰

維皇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旂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桓奮興邇  
伐遠攻羣方畏懲既定大業以遺子孫分地有疆羅絡森峙維支  
之彊宗子本根孰披則離孰固以存赫赫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  
臨無往不庭顧茲臣庶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悖挺為暴彊  
弄兵嬉狂弗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怒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  
禦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君為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  
同悍爾蒐爾帥累百盈萬牧則善芻飲湏孔腴衽金以居鳴箭以  
趨鳴箭咽咽壯士心折卷甲齊驅千憤一映孰為叛夫于旅于廬  
王先伐謀隨以勦屠勿取寧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況及鬪死父  
子百戰從于宗藩或拔或援我圉永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力困  
于外心服于內來言來歸矢辭大同洒濯拜稽以朝成宗王護其  
來徒御不驚肅肅邊人同我太平桓桓武皇實善將將定策驂乘  
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帝胄作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

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信史句容之墟接于太平今王之疆天子  
所營其功非常報亦殊特勒勳北郊昭示萬國

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勳之碑

馬祖常

皇帝御興聖殿制詔中書省臣曰惟太師太平王中書右丞相臣  
燕帖木兒以忠孝世臣戴子中興功在社稷其令臣祖常文於碑  
以昭示無極焉臣聞帝王受命天必儲瓌偉絕世之資將相之才  
與之會遇以成大業如我太祖世祖英傑智謀之士聯袂充庭以  
爲一世之用者豈非天哉天歷元年戊辰皇帝將正大位天人合  
應丞相臣燕帖木兒以八月四日甲午率勇士十七人兵皆露刃  
建大義於禁中迺誓於眾曰武宗皇帝有聖子二人孝恭仁文天  
下大統當歸之今爾一二臣敢紊邦紀有不順者斬手掉平章烏  
伯都剌伯顏察兒縛之分命勇士執諸疑貳者咸下獄待罪籍府  
庫錄印符空百司皆入內以聽命其日屬學士臣明里董五等乘  
遽迎皇帝于中興路密以意諭河南省臣而稱臣勸進者接踵於

道左矣癸卯弟撒敦子唐其世皆棄其妻孥來皇帝以是月之甲  
辰發中興以丁巳至京師比至浹旬之間兩以左右矯稱使者南  
來者云駕已次近郊諸王及河南省臣萬戶各以兵從民勿譁驚  
北來者云皇帝大兄且至於中外翕悅而眾志定矣九月庚申  
諸侯王王禪將北軍軍榆林西丞相出師彼未及陣趨撒敦馳入  
營壁衆潰追之懷來戊辰敵入千門鎮關撒敦赴之戰薊東敗之  
十有三日壬申上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受百官朝甲戌進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  
賜黃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中統楮幣一萬錠金織雜采二  
千疋白鶻一青鶻一文豹二承詔將大軍東出薊討禿滿迭兒平  
章即日就道乙亥宿三河夜二鼓偵者報王禪兵奪居庸關略大  
口丙子裹糧趨榆河未戰聞大駕出宮將親督將士亟請見上奏  
事曰凡軍事一以付臣願陛下班師撫安黎庶上旋還宮明日丁  
丑指揮使忽都不花塔海帖木兒同知太不花陰構變未發事覺

械三人送闕下斬之己卯與王禪前軍戰榆河勦之追殘兵於紅  
橋北阿刺帖木兒槍刺馬前盤馬斫之刀中左臂部曲和尚斫忽  
都帖木兒亦中臂二人皆驍捷將也會日晡就宿戰所庚辰上聞  
之遣使賜御衣一襲慰勞甚渥兩軍隔紅橋水爲營辛巳合兵鏖  
戰白浮之野大敗之手刃七人夜二鼓盡呼裨將阿刺帖木兒孛  
倫赤岳來吉使將百騎上風大譟亂以鉦鼓箭射營中敵自蹂躪  
至旦始悟壬午天霧王禪等得棄甲北走癸未兵復集我軍列白  
浮行伍立如植木敵不敢犯至夜又命撒敦出其後南向八都兒  
脫脫木兒出其前北向鼓譟大呼吹銅角雜人馬聲彼營軍不知  
計又皆夜相射且乃西走入都兒者華言猛士也甲申襲王禪兵  
于昌平北上遣賜上尊酒諭旨曰丞相無與敵戰親冒矢石脫不  
虞奈宗社何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丞相曰凡戰臣先之敢後者  
臣論以軍法是日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乙酉去衣履徒跣求  
生者又萬餘人王禪遂單騎入北山發也速解兒也不倫撒敦

追之是日還至昌平南敵將竹温台闊克攻破虎北口掠石槽民  
丙戌先令撒敦進以大兵會諸侯王兵轉戰四十里至牛頭山獲  
孛羅帖木兒蒙古蒼失牙失帖木兒撒兒討温四大將縛兩手載  
於馬鞍獻上天子斬之降者萬人餘兵四散夜遣撒敦脫脫木兒  
遮虎北口要其歸途丁亥諸侯王也先帖木兒及禿滿迭兒驅萬  
人薄我畿甸跳梁通州城下十月己丑朔日晡彼方憩馬我軍直  
擣之不及抽一矢東渡潞水而逃庚寅各面水陳兵不戰辛卯宵  
遁我軍渡潞水襲之癸巳再與諸侯王太平也先帖木兒朶羅解  
及禿滿迭兒塔海血戰壇子山棗林唐其世從殺太平於陣中餘  
夜遁甲午撒敦脫脫木兒將兵追捕乙未諸侯王忽刺解指揮使  
阿刺帖木兒安童自紫荆口犯良鄉丙申我軍循北山而西士皆  
馬上食馬以囊盛草粟繫馬口且行且食至盧溝忽刺解兵潰凱  
還都人觀者拜者填道入見天子無矜容焉上大悅己亥進封答  
刺罕太平王以其地爲食邑降制褒美功名烜耀刻黃金爲印章

以寵賚之珠對衣寶帶一具答刺罕華言世貨之也禿滿迭兒復入虎北口戰檀州南殲之萬戶哈刺那海以戲下兵降殺禿滿迭兒函首京師誅忽刺解阿刺帖木兒安童朶羅解搭海於國門之外齊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迺起兵嚮開平曰皇帝正大統於大都矣汝等知乎姦臣倒刺沙囚首請死十月二十有二日庚戌奉皇帝璽來上天下業遂定明年己巳上固讓位於大兄明宗皇帝命侍御史臣撒迪致讓奉迎三月戊辰丞相護皇帝璽於北土明宗皇帝嘉之拜太師官階如前迨明廟上賓皇帝游昇大位一歲之間為天子佐命兼揖讓征伐之事而使中外清謐華夏又寧者茲非天儲其才使與受命之君會遇以成大業者歟文未奏上詔賜定策元勳名碑嗚呼盛哉臣祖常拜手稽首而獻銘

皇帝應天赫矣龍奮風霆不驚受命啟運曰皇考武皇御極維昌靈在天維祥神在廟維享啟厥聖子弗畋以逸弗燕于室海上浴日車環周達陰隲我民上帝監觀儲茲師臣維茲師臣出將入相戴我天子征伐揖讓桓桓于于有亟有徐露刃袒呼虎旅疾趨建義禁中羣疑未同縛三二臣誓言於公曰大統之傳武皇帝有子天序秩秩孰敢干紀聖祖明訓封建伯叔分地車旗屏翰外服擊臣萌芽交構我家神怒而憤民恫而嗟于徒于旅關其如虎仗忠履順有弗義者斧地官金帛司馬介胄于時廷臣先事恐後大車出之軍容大施扼其重關使不得突羅絡森峙戰守攻具潢池弄兵悉眾來赴載同我馬東北之野斬鯢戮鯨血鱖地赭褫衣跣徒日降萬夫號泣草間丐其完膚皇帝曰嘻丞相汝勞晝日三錫寶帶珠袍丞相稽首是皆帝祉驍將賈勇及我弟與子十月日吉來上玉璽姦臣蹙顛泥首就死奠茲海寓登世萬千矢辭貞石元勳之宣元勳之宣開國江孺子孫保之維善慶弗愆

元文類卷二十六

元文類卷二十七

記

崔府君廟記

元好問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嶽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為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賊賊之鄙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為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為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為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為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為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

其近墓爲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由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待衛之肅然雖五方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屐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綱弛而地維絕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爲諂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于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汴故宮記

楊奐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墻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向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卽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



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甯福殿甯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巖祇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

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堦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鄆國夫人殿記

楊奐

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況聖人之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泯矣前廟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王者事闕里之舊有鄆國夫人殿久矣由唐宋

降及於金號稱尤盛貞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彷徨莫不痛心東  
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道之意以興廢補弊為所務  
經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生木芍  
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造舟者犯我林廟伐我民  
冢珍材堆積如阜聞公之至盡委而去乃命參佐王玉汝監修官  
兼攝祀事孔楸召匠計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宮則有餘眾  
志既協遂訖茲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塗飾之費不論也夫神怪  
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說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并官氏  
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為中都宰為  
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為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於衛絕  
糧於陳蔡夫人不以為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  
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郅城之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子孫  
每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下弗絕者不有則矣乎噫  
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道也苟知其功而不知

其道則與事淫祠野廟等矣吾恐神意一日不能安乎此孰謂聖  
人安之邪向來者無忽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  
地家焉如女兒烏權白馬諸峰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  
以來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  
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嘆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  
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  
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  
言斬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  
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于玉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  
於前軒語未周泱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  
山為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為具  
位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木有

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  
鳴兩峰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環而  
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  
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滄溜者焉泱  
出石罅激而為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  
莫此地為宜即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滄觴以進酒數行客有  
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  
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  
林益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  
幽遠可愛木蘿松鬣冑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遠陟而  
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  
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楹  
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  
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巘岼巧闢

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  
峰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弈局然徜徉者久之寅緣入  
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  
嶺登萱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  
且滑甚攀條捫蘿凌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  
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  
日既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  
條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逾遠已而相與言曰  
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辯蠶起各主其家山為勝更嘲迭難  
不少屈玉峰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者  
是也至二鼓乃歸卧東軒明且復來各有詩識于石午飯主僧丈  
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  
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闕顧非龍山北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  
主僧導客以登歷嶽峯坐盤石其傍諸峰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

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  
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  
勝處也從此歸路險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奇抵暮  
迺得平地宿李氏山家卧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  
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  
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豈  
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  
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  
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異時當  
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  
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已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草記

餘于州學記

李謹思

所以答曲成而漸陰誘也春秋葢祀尚顧歆茲則將何辭以告歲  
餘于既升州延平祝宜孫首典學事顧瞻禮殿凜焉欲壓曰是非  
不登卒卒未遑又明年為有年亟謁諸邦伯邦伯亟捐貲以相有  
位競勸為士翕然佐之既鳩既僝其材貞且良其棟視曩隆四尺  
飛簷特起其勢欲翬繚之以闡楯節之以朱碧重門槩戟森布禮  
行用幣罔或不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祝君曰邦伯之惠侈矣孰  
紀其成為斯文千載計乎書來曰邦父兄弟意也勿復辭余於  
是學也童子習之今去之二紀而遠舊殖荒落無以應來者敬謝  
不敏祝君曰邦父兄弟必於斯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惟斯文  
也而後有以繼有以貽必記諸余惟有記以來吾家泰伯橫絕今  
古蓋取范史及儒林舊論鍛礪而馳騁之曰教道之結人心如此  
美則美矣而未大也教行於上古而契為之初自契至于湯迄有  
天下自湯至于武丁伊訓每言師說命每言學遠契之功以化天  
下千餘年殷化為周殷士之膚敏者皆為周有教之力耶余觀周  
誥多士累云云猶未定然則有多於膚敏之士者矣叩馬于牧野  
辟于朝鮮意猶未釋然則有先於膚敏之士者矣當時以為義

在焉弗之可兵也洪範在焉弗之可臣也歌有采薇詩有麥秀一  
風二賦與雅頌並行於是世不爲勅見不爲駭聞而風俗成矣豈  
惟殷之教賴以不墜周因於殷以植遺教雖周猶嘉賴之周轍又  
東四代禮樂與魯春秋逸而之洙泗之上書王書天昭天之命討  
於天下周其猶天乎東周之志無所於酬而繼周者又捷出則殷  
周奚擇焉顧油油然曰某也殷人也援已墜之殷以自異烏在其  
爲魯司寇耶視乃厥祖於書曰公於詩曰客猶稱微子仲終身焉  
將無類是乎若是惑滋甚請借漢以明之漢何以命孔吉爲殷紹  
嘉侯嘻乎其兆見矣古之人古之人知言如齊太史嘗語人以其  
故而孟僖子先得之吾在萬世如見之蔽以二言夫殷祖契而孔  
氏其雲仍夫教契肇端至孔門而大備微契則人近於禽獸而禹  
稷無完功微孔子則臣子之無所懼者胥而龍蛇虎豹以厲斯人  
而契之功熄大哉殷道其以教始終乎天欲報契也故以殷郊欲  
紆契之傳也故以魯祠孔子殷祭器歸周而郊契猶八百年孔禮

器歸陳何有哉而祠於魯達於天下千五百年而未止則夫中踏  
而旁奮暫寄而永垂昔也支而今也嫡以小宗之餘復自爲宗世  
世萬子孫齊明以祭無窮期其爲紹嘉孰大焉殷多先哲王在天  
可以嘖然而笑矣吾將復于吾秦伯曰教道之格天心又如此嗟  
嗟殷士其遭播而爲頑者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其裸將而爲膚敏  
者亦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吾言或匡衡梅福所未廢天地開闢教  
之始終聖賢之統緒天道人事之應咸具焉非邦舊游興起斯文  
無以發余之言者矣前戊午祀先賢于學曰忠定家焉忠獻此乎  
館焉若文忠江公庚子之守吉也游焉息焉忠定之孫有丙子守  
安吉者焉爵德齒不同而其歸同久之復傳說祝君謂當并祠余  
特筆并書之

平蠻記

陽恪

大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自北而南無思不服至元十三年歲在  
丙子先皇帝以神武不殺混一江南繼而湖廣寇盜嘯聚蠡起今

平章政事行樞密院劉公奉旨徂征削平僭叛所至帖息功績顯著簡記御屏黔中郡辰豐二州之界有洞曰泊崖蠻酋田萬填居之萬填畏威內附聖度海涵命為施溶知州既而恃險負固扇誘諸蠻與楠木洞孟再師桑木溪魯萬丑等同惡相濟竊出為寇歲在甲午今天子龍飛大頒赦宥咸與維新乃循習故態不知改悔於是復命劉公奉辭伐罪公以是年秋九月統率僉院峻木蘭暨諸翼萬戶至辰州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答刺罕奉旨調沿邊隘丁協力濟師俾辰豐二郡總管府供給餽餉公號召懷德府永順諸州酋長各率所部詣軍前聽調又起集山猺猓以為嚮導約束嚴明部分整肅先是上均州副萬戶田興祖諳熟蠻洞地里山川形勢公令畫圖以進即按圖指示諸軍所從道徑命僉院峻木蘭萬戶闊脫忽都海牙拜藍馬繼祖從澧州武口道進身率萬戶別里哥不花朵落斛倪全田興祖從會溪施溶口入捐金解衣督勵將士期會于施溶州於是諸軍奮不顧身人百其勇十二月癸卯

破施溶楠木洞及諸蠻酋等以獻公以便宜行事斬於軍門之外飛章奏聞元貞元年正月奉旨省院併而為一即軍中拜公湖廣等處平章政事二月丙戌振旅而還公仍留田興祖總兵搜捕餘黨越明年春魯萬丑首服于辰州一方悉平是役也命帥得人師出以律皆朝廷委任之專攻擣虛執俘獻馘皆元戎指授之功也將校不敢有其功而歸之於軍帥軍帥不敢專其功而歸之於天子義當然也昔韓退之作平淮西碑其文曰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既定淮蔡四夷畢來今蠻方底定而西北窮邊部落革心內附豈非四夷畢來之效驗乎辰州路主者命僕記其事將勒諸堅珉以垂久遠謹承命拜手而獻文曰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朝則之建國紀年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繼統體元萬世永賴黔中之北有州施溶既降又叛昏迷不恭帝命劉公聲罪致討殲厥渠魁執訊獲醜辰山蒼蒼江流湯湯勒勳彝鼎千載有光我思古人誰可為比伏波之後一人而已

平江路學祭器記

李淦

平江路學大成殿祭器者教授李淦方文豹所造也金屬大尊二  
山尊二壺尊十有二犧尊八象尊如壺尊之數罍四洗四勺二十  
爵百七十有二玷二百有二豆三百四十有四簠百三十有六簋  
如簠之數爐一缶二槃二十有四竹屬篚十有一籩三百二十有  
九木屬俎五十有五餘仍舊貫初至元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望  
淦祇事願茲器非度明年考朱文公釋奠菜禮改爲之十有一月  
方君來明年皆方君爲之元貞元年十月竣事首尾凡三年鳩工  
更學正凡五人費伯華林桂龍伯淵唐天澤朱鳴謙錄凡四人楊  
如山洪焱祖文一覺俞真卿會計更直學凡五人許志道潘梅孫  
魏埜沈伯祥齊國俊費中統鈔四千貫有奇而後成蓋難且久如  
此後之人尙敬守之哉

淮陰侯廟記

楊先韓

蜀憲僉王八走書至淪謂先韓曰吾家獲鹿舊有淮陰侯廟在土  
門西道北岸上卽井陘口古戰處也有宋慶厯間邢國陳薦廟碑  
元祐開東垣鄭靜晴重修廟記迨延祐庚申春孟廟史鄧玉等卜  
遷于岸下棟宇聳飛貌像赫烜實聳觀瞻今敘其更修歲月于先  
生記之俾鏡諸石先韓不敢以衰耄辭竊謂記侯之事迹易明侯  
之本心難侯事迹載在史冊所以興劉蹈項出奇制勝者人耳目  
所熟覩不待記而後明若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焉司馬公修  
治鑑用左氏傳事體但據班馬所書載侯拒武涉蒯徹遊說之言  
初無畔意及書楚人告變陳豨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  
朱文公修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罪而  
見戮者得以白雪故於偽遊雲夢之事大書六年冬十二月帝會  
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蓋楚人告變特飛  
語耳實未有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書  
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爵明其無故見執也書至洛陽赦爲  
淮陰侯以無故而執則亦何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爲侯乃

使與噲等伍安得不快快耶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十一年冬破豨軍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漢史載侯約豨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累侯也但書后殺淮陰帝方在代罪后之擅殺功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后之殘忍也后曷不念昔彭城破為楚軍所虜困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和后乃得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畔迹亦宜侯帝還宮權其輕重帝寬大長者藉使不免其身亦必宥其子孫何至淫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呂后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勳子無噍類且問將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直辭以對帝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呂氏男女無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為此記按文公綱目用春秋書法以明我侯忠義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僮上變安知實史筆

加誣貴有名邵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法明侯本心者非一人私言乃萬世之公論而侯之心亦可以暴白於天下後世而無憾矣今去侯千有餘載井陘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兩蝸角莽為陳迹而侯之廟食茲土英靈如生由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涅而不緇白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承凜如一日固宜乃作迎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人歲時歌以祀侯云

侯之來兮雲為旗從陰兵兮萬騎隨侯入新廟兮水之湄柱石桓桓兮神貌巍巍鼓淵淵兮雜奏笙篴牲牲肥膾兮清酒載醴神欣欣兮享我多儀神之返兮風為馭朱雀前驅兮玄武奔屬神顧趙人兮容與錫爾多福兮驅疫癘祈暘得暘兮雨以時雨豐年穰穰兮多黍多稌民飽神德兮太平既醉祇報麻兮何千萬祀

舍奠禮器記

鄭陶孫



淮以南學廟配享四陳器視正位從享殿上十東西廊一百四陳  
器視殿上配從固自有等夷也殿南榮設尊階上下十六所以備  
四代之制殿東南兩列正配酌尊位爲尊二獻北象南各以一崇  
明水統之獻載泛齊初獻酌之象載醴齊再獻酌之從享殿上下  
象尊東西各三神人之交爵爲親三獻代神祭已奠之故正配爲  
爵十五從惟一獻故止一爵正配篚各一承幣坩各一承祝豆十  
籩如之從殺其六簋二簋如之從殺其半羊豕腥熟俎各四從惟  
腥俎一東階之東盥手盥爵鬯洗勺梔各一爵篚三梔篚二皆所  
以嚴神事也飲福爵坩賜胙俎豆各一識以別之之神人不可以  
其器也大略如是於禮則未敢言備姑以故宋祀式言之爾若淮  
以北則故金亦惟因汴宋之舊然而淮以北用武歲久遺制弗全  
不若淮以南被兵日淺遺制可攷也今國家於前代遺事未聞有  
所損益則可因者固不容以略而弗備夫上古尊罍俎豆刻木陶  
瓦而已中古惟承是圖至於範金近世或金或木唯其力之能不

能惟遵篚俎以竹以木無儉侈之殊侯泮視邦之大小與廢邦者  
之好禮以否而爲完缺初不係乎廩之多寡今郡縣學凡費皆於  
廩乎取有司無與矣學豈容不自力以存其制江右學廩多寡雖  
不齊洪素以會府稱今行中書肅政廉訪司寓焉學廟禮器宜其  
完且堅矣陶孫始至覈之則其尊無百酌尊不備他雖竹木者亦  
缺錫以繼銅猶復缺五之一議從旁郡致工將補之有袖舍奠禮  
器圖一編來者乃故宋景定間趙公汝楙守宣城日所作而錢諸  
梓者也其圖則本朱文公所已考及以博古所收參訂亦勤矣然  
於獻象二尊因文公之所未安遂取博古獻象罍以爲尊周禮春  
官司尊彝凡尊皆有鬯尊以踐獻而鬯則酌以自酢者也以鬯代  
尊於義未允又司尊彝獻象尊先儒訓詁有謂獻尊爲有沙飾者  
有謂獻飾以翡翠象以象鳳凰者取羽形婆娑然而反其音以素  
何率皆以臆魏太和間青州於土中得齊大夫送女器爲牛而背  
負尊晉儒之說以爲全刻牛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是亦揣摩非

得於目擊以負爲鑿體認不真故也古人製器雖致飾之美而仁與智具焉謂牛象之力足以負尊而取其形智也儻刳腹受酒則不得爲仁矣絕其脊以施勺旣幾乎慘舉而注之口豈不嫌於穢人之用器且不宜然況將潔以享神乎由是而言近古所傳刳其腹者鑿字之訛實啟之也自文公請改從政和禮器新圖及班降則王黼博古所收厥後嘗以尊口不可施勺而疑其未然特未及詳齊器之負而譌晉儒之鑿耳陶孫前是固已窺其理亦恐淪於臆不敢形諸言及仕京師嘗於遂初張氏之容齋睹一鳧尊乃鳧形而背負尊極其精古善鑿者以爲周器無疑於是始信齊大夫送女器之爲可憑古人制器不鑿於智而傷於仁益可知也當齊器之出已足以破先儒之臆說及王黼所收又從而惑人耳目者二百年何耶特未詳古人制器之初意耳所致廬陵治工楊榮甫來範金爲太尊山尊著尊獻尊象尊壺尊凡九十六以備明水玄酒五齊三酒之設獻象則祖齊器爲全形負尊於背餘皆從趙錄

所考仍作獻象各六爲正配酌尊而以一崇明水居右舊象尊則存之以充從享成不欲毀也羊豕既有熟俎則熟必以鼎遂作羊豕鼎各五餘器合從範金者皆如禮定其數而補足之爲爵五十有二又飲福爵一坫四十有二祝坫五又飲福爵坫一尊禁二十有八豆百八十有六又賜胙豆一簋簋各五十有二龍首勺十爲銅二千四百四十斤有奇一斤之劑并工與食爲至元鈔二百六十文總爲鈔六百三十四貫有奇木俎四十邊二百六十有八塗髹之其費百二十貫有奇合新舊凡尊三十有四禁二十有八爵百三十坫視爵加五豆二百七十有九邊視豆損一簋百二十有四簋如之鼎十勺十鬯二洗二筐十俎百五十有五是其完數也舊以錫繼銅之不足者任縣學書院缺者取之夫古人創物取象寓意各有攸當述之者往往具其形備其數自謂可矣適於用否尙弗之顧其稍考制度以幾於古者皆所不暇也工雖能持已編書以自見其所蓄模範於圖率不合至謂前是他學所範亦與此

圖異惟不用古制則已苟用古制古其形狀而今其文理曷若并  
形狀而今之猶爲同於俗也噫自孟氏有今樂猶古樂之論不善  
讀者類失其旨韶濩豈與鄭衛無以異哉因又摹臨各器舊款取  
周尺授刊工使祖尺寸而伸縮之以授冶工仍各識歲月其唇其  
腹其尻以迄于成涓辰斲之懼其紊亂失墜正配位所陳使寘殿  
北壁下以便於事兩廊從享所陳聽藏之庫層凡此皆全其可因  
以聽繼周之損益非敢惟古是是覽者監焉大德十年歲在丙午  
八月朔浙水東鄭陶孫記

元文類卷二十七

元文類卷二十八

記

續著記

劉因

著之在續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  
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定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  
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極也  
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續中之著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  
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  
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勃之奇而十二之則陽  
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  
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  
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爲偶自偶退  
一而爲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

者爲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爲偶自二實中而爲奇之象也蓋掛劫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劫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掛劫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爲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爲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變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爲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劫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爲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

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二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乏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爲多變者爲少而一爻變者居中二靜與變皆老陰爲多老陽爲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爲至多而變極者爲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于其

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為至多乾為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于其間  
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  
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  
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為陰而使  
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  
必鈞不知其為陽而於乾坤六子之率勉強求合乃若四十九著  
而虛一與五十著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著求卦者也若  
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為變易應時之用由兩  
儀而上自紆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  
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  
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  
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交重而靜則  
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為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  
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

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  
以互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  
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  
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一消  
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  
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為巽之消而坤為乾  
之消巽為坤之長而乾為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  
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為乾八八為坤以少為息以多為消  
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畫卦揲著求卦莫不昭合矣然而朱子猶  
以大衍為不自然于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可以  
形上者又以為短於龜也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既取之于  
本義後復以為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  
明文既著之筮說而不明言于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  
遺恨不能致古人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

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卽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卽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卽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卽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進得之也六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卽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卽其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劫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考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爲如何此因櫝著而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櫝成記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脩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旣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爲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子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其師耶旣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爲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

末云

退齋記

劉因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谿谷知傲之勢必汗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處子爲昏悶晦寂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

物得以病之者皆闇焉而不知而示之愚辨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合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揜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釁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况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疎而不得疎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旣以寔失於有所不爲戒

在于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真失于有所不爲者也夫有所不爲者蔽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因記

鶴菴記

劉因

或贊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爲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子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爲我更思之予乃

顧鶴而歎曰謂大經爲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思欲高舉遠覽而與此游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爲以已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爲也然則名菴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歎其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翫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記

麟齋記

劉因

編脩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



爾而春秋之義非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為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忽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在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為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為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為天地之心者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檣杵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

之讀春秋者子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子於聖人劉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歎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為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汴梁廟學記

姚燧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卽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其間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為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於以脩敘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

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蒧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尙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眛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况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

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口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嘗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尙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胷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已之切致哉故燧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况又甚惑未盡祛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

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立宗謚爵文宣王宋真宗加立聖後易  
爲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  
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  
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  
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而  
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  
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  
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  
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  
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後  
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  
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  
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  
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

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蒧鯉  
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宮將以  
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  
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  
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  
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  
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  
廟成繪六十二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  
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  
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於他日顧先足來不恭  
於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  
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  
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  
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

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於廟西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壁瀟汴注之擬魯頌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竊屋困於撐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成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闔闔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於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

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姚燧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北道所糾郡廿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刪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爲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廷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爲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於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者故奧屯希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緡曰是所謂時拙而舉贏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

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樞構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偕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游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爲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爲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飢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家必聚者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闕哉地以求之衡之爲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於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逕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

脩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甯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眾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一戶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俛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於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千戶所廳壁記

姚燧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無解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佯銜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邱曠野爲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也怯烈勗寔君長千夫洛陽鳴皋山下繇祖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恆卽佛宇神祠不然於其私居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寢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一信於書故君得以歛是一軍之祿買田爲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史儲書有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繇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鄧以其友乃滿子堅爲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爲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繇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恆有上帝臨女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

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繇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况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須髮塵弃之久或涉仞而不見邱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雖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逮功成后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將宿兵日益耗亡膏粱執袴之子制外闔焉無賴墮窳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束是不仁之器脩之於俎豆之中雖有頑鷲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弣弛張之度矢有搢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鈎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

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翻有  
舉優籌有奇鈞而侯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  
酢旅之節奠觶有豐糾過有扑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  
之士能無哀惰以有終否者或取耻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  
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  
革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於禮樂  
以觀德一方其有見於維持太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  
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  
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姚燧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  
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  
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爲守而帝南  
者終不能北有尺地籍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

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  
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  
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  
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  
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  
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略於汴  
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區  
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  
慙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  
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眾南伐  
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辭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  
功而疾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勳班汝之爵于不可必死者  
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歸平宋功於  
公之生已賢乎思祜於死及薨有今贈諡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

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枉為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祐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晝訪而夕脩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為聲諧之笙鐘侑其利成為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為堂北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為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日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為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拙姚燧記

遐觀堂記

姚燧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西北南三陲之使冠蓋之去來尊俎之候饒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費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為倦游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別業規園其中築臺為堂崇表尋丈縱廣十轍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由人力以廢興可弔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峰絕巘為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戶之外而臥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阨然之迹可尋於今今則束板以載之負畚以興之以是知無因於前而獨始於公也今我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



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  
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下有登吾阼然之迹  
者曰嘻斯何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旣壽矣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  
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卽名曰遐觀蓋記諸余曰公通介  
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仗義  
殺身成仁之名乎可以無死而死猶爲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  
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爲人臣使不  
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爲賢斯揆道歸義之臣  
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  
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爲道義之臣能志功  
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壽世卒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  
是於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况揆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  
吏民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  
湖海而信不移於邱山視竹帛之書鼎鐘之勒恆有晚古人薄前

世不足爲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巒  
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懼其威年  
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干指而食其力甘自齊于  
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熟爛世故遐觀一代  
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雉兔之  
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常守以其卒  
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兔雖虎兕之暴人得以  
爲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  
公可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  
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姚燧記

元文類卷二十九

記

凝道山房記

吳澂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為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房為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子夫世之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為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容己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沈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為冰則器與水永不

相離而水爲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凝者歟凝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爲之而已矣斯

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况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也予將驗侯之所爲侯名雲翼今爲江南行御史臺都事延祐四年臨川吳澂記

棧槎亭記

元明善

汲人張君錫氏作棧槎之亭志怪者云海與天河通蓋有人乘槎至斗牛間徵而慕之故以名亭昔君錫挾能放游浮河達淮亂江而南歷吳越西至于鄂衡又至于沅澧踰洞庭下彭蠡內齋劄中息於水腹奪晶于覆御漸于罅或再月不得抵所止舟師候祥旨風焱作水與風爭艫舳崩傾檣折柁敗蕪無底戾又雨且暮游二十年不知幾此遭矣怠而北歸有官畱中意必夜悸於夢朝恍于見猶事于槎亦何謂邪曰怖吾之南信如子言今吾完然我也不亦有不水死者眾乎環燕千里無湖江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者壽昌嗣終不逢不若宜也嘗試徵余二十年間或者服食百忌步乘有擇武導晝兵衛夜臨避而吻動又噤見獲則聲功亟詫

非不牢自謀也一旦若輕塵驚風漠無蹤響者抑何也其所居甚  
海濤所乘甚膠舟風水不爭立將解剝彼且安之固亦危我矣豈  
然世所共安而不之危者非大地乎然載萬物者地也載地者水  
也火水石土合爲地體并水而載之者天也地不爲大舟乎天不  
爲大水乎實大舟運大水其不有大危乎道雖無泯器當有蔽十  
二萬年之後又誰知果不并大舟大水而趨於大壞也與槎本無  
也無又何待於檣亭亦無也有亭必基於土地且不能自有何有  
於物雖然寄吾於槎猶萬物之寄於地同寄也又奚安奚危哉余  
曰子之號達矣曠矣其情盍求夫稱也夫槎者溝中斷也利小涉  
不大受也胡不虛其中使無不容牢諸外使無不載道爲之機時  
爲之飄泊之於義渚繫之於德淵若然效大舟之實而不洩託大  
水之運而不覆颯颯乎泱泱乎槎之進乎是也至矣

順州儀門記

元明善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興作必書然合禮

不書書皆貶也南門蓋魯君之臯門也新作者改舊砌建之謂必  
當禮而不書不然則左氏之誣也諸侯三門臯門應門路門今之  
州準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儀門此何以  
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爽於春秋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  
溫榆水之陽有古城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淳自國家  
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繁蔚爲饒郡郡城據亢爽地而四下  
郡廨特當其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亢之尋常郡人以不屋於其  
上爲耻屋焉則鼓魚於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  
觀矣至大四年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民用大  
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君甚仁不生事害我使  
君召役民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迺謀諸監郡某將  
建岑樓於址僉曰休哉惟時請割俸金以倡俄而州人故中書右  
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石公及諸名士或寫之材或予錢米民  
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于皇慶元年秋七月畢工于二年夏六月

規制端大輪奐丹雘歛若天成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五十里外若接闌檻東北曰黍谷則鄒衍吹律之山也潮潞二水會於白淑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集通玄橋下其西南則天都霄漢觚稜金爵隱然鬱葱佳氣之間羣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矣則又曰是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迺託右丞之子太保長史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遂爲據經而述之俾知今之州準古諸侯之國不爲不重興作制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爲之書苟不足乎是而要名勸民者爲春秋之所貶君子慎諸

武昌路學記

元明善

武昌墉山而城塹江而池挾滇益引荆吳據楚中而履南越宋人二百年間峙糗鍛兵岌爲邊壘帝元一四海而家之池也不足乎深城也不足乎高恤刑尙德武弛文張民日趨于禮樂之域而不知爲之者建侯樹屏表疆明制及此焉行中書省而統四道宣慰使元將大吏咸走節下聽約束奉期會然則武昌自爲重鎮矣凡

夫表厲化導之具宜有以倡庶方而厲羣目獨廟學陋小不稱司憲者如詔興言保釐者責功郡守振紀有嚴營畫是亟禮殿東廡西廡戟門儀門齋廬爲屋五十餘間端大堅緻丹碧藻繪象設筵帟皆視儀度尊豆鍾磬不爽典祀惟講堂經閣諸室不剏而葺歲丁巳五月肇基越己未十有二月告成學後曰鵠山書堂者廢而入於豪奪徵劑歸公方議勒石紀始而除者得龜趺于埋中別致貞碑于湖南明善適參政行省兩府來相與言曰眾心一公奏厥完美期奉天明思勸民職而已惟是彰今而垂後者咸願有作謬嘗上直翰林曷敢拂乎雅命然記事必載其實興學當原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學之有廟漢以還始聞也孔子先聖顏氏先師唐以來始定也由學尊廟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敦夫學非制也謂報焉在是抑微也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而理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旣奠萬化乃成推功絜德天地實參斯報之圖罔極何從聖朝龍奮北天弓劔辟國顧乃首尊孔氏旌用儒生列聖錫禮

崇祀加謚增秩若稽典則昭陳政化揭科比士登賢建官不有望於聖道贊化天下乎夫道不立邈以爲高不空寂以爲深大則充周乎萬物小則流行乎一身法制謹嚴經權周密蓋不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亦不離綱常事爲之間矣若夫盡學士之上達極聖賢之能事固非指顧可會文辭可判而君子也而賢者也不諄諄歟德言曰君子德非徒德才言曰賢者才非徒才道明義著智周行圓其用而出也細不遺而鉅有措其舍而處也近者化而遠者格爲良臣爲大人爲節士爲真儒非由外假端在我爾無師而興固曰豪傑受業而成孰謂凡民美哉簪裳入學肅瞻新廟斯茲斯誦相規相誨顯顯然巖巖焉本學者養正以成聖功未學者游藝以獻春官乃馱馱乃譎張聲焉無所入也懵焉善距來也穹屋華題資爾燕閒德求而無以徵之才求而無以齊之哀哉匪但退作室之初心無乃孤崇儒之明詔乎武昌南服列城言言百辟承風多士砥節或挾能而起或抱璞而潛聲光侈其不遏吾爾慙焉矣

雖然山川流峙風氣融結瑞不歸於鳳麟寶不期於金璧偉人魁士羣出而爲國家之屏之翰也將自今日

虛室記

元明善

居室而強之名非古也名而名之曰虛厥義宏也非古而從爲之文溢辭也義宏而或已於言闔於理也嘗試爲虛室之記曰截十二瑄參差地中以宗黃鍾之長由是制八器寓五音百王之樂以之而變掇二十八字爲母錯綜四韻唱而和之萬七千二十四聲音以之而盡雷奮地中雲族而雨甲者坼蟄者起回宣脈沐達于無垠入于無際氣卽之而流形物由焉以各化大塊噫氣厲則鼓盪眾峙和則嘘撓萬植洶洶焉蓬蓬焉上無高也下無堅也旁無遠也謂夫穹窿而蒼蒼者天也厖雜而荒荒者地也蒼蒼者無體莫然旋氣也荒荒者亦無體塊然凝氣也凝非不入也而天闕之旋非有間也而地翕之人物子於兩間陰陽司其生死且夜一瞋眎也開閉一成虧也雖然此徒以虛觀之也指一草而質焉句于

土中甲于地上牙葉枝幹而華實又生也指一佳而質焉卵也殼也俄而鳥也鳥復卵而殼也火也潛石擊之則然續之則燎水也母氣氣止潤滋匯而淵海謂天無體舍日月星辰以求之并天亦無謂地無體舍火水土以求之并地亦無蓋象於上者一不實天道廢矣形於下者一不實地道廢矣乾不一實感坤不一實應凡子於其間者幾乎其熄矣而況於萬古之世億兆之人能不實而有其有哉雖然此徒以實觀之也天地之間陰陽而止矣陽實也其體則虛陰虛也其用則實陽非虛物無以生陰非實物無以成故曰一實二虛還相體用惟虛也乃能受能受故神惟實也乃善出善出故化父道也母道也人物之以命相資也孰有壹之之理哉危子曰吾老莊之徒也以虛體道以虛用物游於太初合乎自然故強居室以名殆將處夫無我也元子曰以天地而齊老莊不辨而二子細也二子烏能外天地苟不能外天地又豈肯有己而盡廢物理之察察者哉然則危子之學者揭其一端隱夫大全

若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也乎芴乎歸然而有餘者耶

萬竹亭記

元明善

李君仲淵由蜀省員外郎入爲監察御史余別十五歲相寄文家於萬里外一旦會京都至歡也間爲余言成都之樂買屋買田矣弟叔行有田廬在蠶茨周所居植竹竹無慮十萬箇構亭竹間覆之白茅名曰萬竹竹不止萬而曰萬志盈數也亭之西雪山嵯峨玉立霄漢東則泯江之支洪流達海亭並長溪可汲可漁抱亭幾合而去與江會每風日清美目因境豁羣慮冰釋神情散朗超然遺世風或雨之夕溪聲與竹聲亂耳入清音幽思以宣肅如也或雪或月亭與竹盡宜吾兄弟時相過而愛亭甚日對哦夜對床者春與秋多將棄官歸老矣君爲吾弟記之仲淵三兄弟而兄若弟未之前識也嘗讀其兄伯誠之文見其文知其賢矣獨未知叔行觀是志尙人賢可想一門兄弟彬彬其先大夫之賢又可得矣王子淵司馬長卿楊子雲以及蘇明允父子暉當代而名後世殆蜀

材之芳華茂實慕者有所震也仲淵兄弟生關中宦學三川又將老成都焉者得非居其鄉慕其人而襲其茂芳掇其華實歟不爾竹何地無也雖然成都自古受兵最慘入我版圖以來今六七年上之所以耆定休養者至矣肆仲淵兄弟保安無戒思永令圖使丁當時攻戰之殷且見斬竹以為鍵陘溪以為塚尙亭乎哉尙對哦對床乎哉果得老平時正當感國家承平之澤也余嘗思假一役過潼華縱觀三輔道漢中以覽全蜀浮江遊吳楚而歸邂逅見仲淵比騎問叔行於蠶茨登萬竹亭質仲淵之今言然後厠賢兄弟間猶堪資一日夜之談詠也茲為亭記俾叔行刻之亭石卜斯游之能遂與否也遂後百千年豈不為萬竹亭之嘉話哉

濟南龍洞山記

張養浩

歷下多名山水龍洞為尤勝洞距城東南三十里舊名禹登山按九域志禹治水至其上故云中有潭時出雲氣旱禱輒雨勝國嘗對其神曰靈惠公其前層峯雲矗曰錦屏曰獨秀曰三秀釋家者

流居之繇錦屏抵佛刹山巉巖環合飛鳥劣及其半即山有龕屋如廣可容十數人周鑄佛象甚夥世兵逃亂者多此焉依然上下有二穴下者居傍可透迤東出其曰龍洞即此穴也望之窅然竊欲偕同來數人入觀或曰是中極闇非燭不能往即命僕燃束茭前導初焉若高閣可步未幾俯首焉未幾磬折焉又未幾膝行焉又未幾則扶服焉又未幾則全體覆地蛇進焉會所導火滅煙鬱勃滿洞中欲退身不容引進則其前隘且重以煙遂反聰抑鼻潛息心駭亂恐甚自謂命當盡死此不復以出余強呼使疾進眾以煙故無有出聲應者心尤恐然余適居前倏得微明意其穴竟於是極力奮身若魚縱為者始獲脫然以出如是僅里所既會有泣者恚者詬者相譏笑者頓足悔者提肩喘者喜幸生手其額者免冠科首具陳其狼狽狀者惟導者一人年稚形瘠小先出若無所動見眾皆病亦陽懼為殆其謙於外即舉酒酌穴者人二盃雖雅不酒必使之醕名曰定心飲余因默憶昔韓文公登華山窮絕頂



梗不能返號咷連日聞者為白縣吏遂遣人下之嘗疑許事未必有由今觀之則韓文公之咷猶信嗚呼不登高不臨深前聖之訓較然而吾輩為細娛使父母遺體幾壓溺不弔其為戒詎止切身不可忘竊虞嗣至者或不知誤及此故記其事以告焉游洞中者某官某洞之外坐而宴飲者某官某凡十一人

邵菴記

袁桷

雍虞伯生界其居之偏為菴廬焉溫清之隙則怡怡然飽食以歌宴休于中其廬溫密樸質具粹且深中而虛之若璧而環若鑑而明樞圓而扉方闔以動止其溫燥也禡以舒其清焉其淒厲也隩以休其和焉左顧右矚神止氣寂晝握其動夜根其靜不丐飾于外據萬物之會以極其榮觀者焉廬不廣尋丈旁設易圖圖除其卦五十有六瞪而視之首擊而尾應迎而存之風至而水涌審聲遺形益原其情忽然控浮游以上征則搏制控伏圍于其內而不能以自恣或曰非輕世遠舉者不得以專是伯生曰維昔邵先

遭時明康玩芳以嬉不激不隨順其隆污儒者之準也吾將尊其廬曰邵菴何如桷曰可乎哉言無郵乎夫敦厚而靈明君之先也峻簡而潔精者君之光也自君之出名日以張莫窮其鄉黽黽然聲音笑貌之學誼昔之志也勉之哉茲廬之制易而不卑簡而不倚其取諸物非鑠我者也由質以成禮無踰矣迺觴以祝之介其休明烟烟熅熅維道之門悃悃款款維德之本美哉廬乎足以為永居乎

董子祠堂記

曹元用

漢中大夫董仲舒邃於春秋其學醇正有原武帝時對策三篇切中時弊致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先儒以為其功不在孟子下兩相驕主動必由禮守正不阿時公孫弘方以容說位宰相故終身不得復進夫孔子歿既久異端並興學者愈失其傳秦漢以來知道者鮮惟董子能言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以仁義禮樂正心脩身為治國平天下之具論道之大原及明於天性之說

多得聖人之旨其言奧衍弘深沛有餘味或者乃譏其見道未明竊以爲過矣夫以游夏之言方諸孔子猶爲有疵况董子承秦滅學之後而能造道如是詎易得哉使其游於孔門可與十哲亞使居相位可興三代之治劉向以爲有王佐之才管晏弗及也真知言哉按漢書董子廣川人廣川屬漢冀都郡今景州薈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曰董家里有祠在焉唐宋碑刻猶存縣北門道右故有董子祠不知創於何時國朝大德初縣人林士豪嘗加補葺天歷元年承務郎縣尹呂君思誠視事始拜謁祠下顧瞻而嘆曰祠當通衢湫隘若此非所以居董子也八月遷於縣治之東東有崇臺三丈傑閣二層舊爲官僚遊憩之所遂新其弊仆定爲董子祠更其衣冠悉遵古制明年某月落成聿脩祀事薈舊無縣學呂君又築講堂祠下爲東西兩齋命教諭劉澂權主董子祠事朔望先謁孔子廟次則及焉又爲孔子像置之社學使民知所向慕呂君字仲實平定州人由國子伴讀擢進士第補同知遼

州事以母憂去官終喪而有菑之命清勤無私臨事明決訟十年不絕者諄諭以理輒兩己之子愛其民事集而民不擾咸畏威懷惠境內大治安陵道士以久旱持盧師蛇名小青者至郡僚羅拜以禱君怒欲取而殺之道士泣請得免後數日乃雨其不惑於邪如是余與乃父廉訪君昔聯仕憲臺今嘉其有子而能官也故爲作董子祠堂記仍賦享神辭以繼之其辭曰  
菑之土平原無爰有哲人兮道傳千古兮爲紀爲綱  
徽猷允塞兮嘉言孔彰天既佑我菑兮篤生元哲不克取而師兮  
是曰自絕層臺兮巍巍傑閣兮翬飛神靈兮有託祀事兮無違想  
高風兮如在期進德兮逾勸繼自今兮毋忽毋怠

考亭書院記

熊禾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挺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義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敘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

則堯舜禹之於冀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而下爲霸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繇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毋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爲郡判官始克修復邑令故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蓋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冑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旣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

職侯白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於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逮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午分教小大學蓋有甚歆然者旣又屬不記其事其將何以爲詞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於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閒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早聞師說於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其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黃

氏幹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此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旣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義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幹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節劉氏燾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劔之南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姦

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爲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於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詘於當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啟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荆義學東平袁君璧適以桌事至閩訪求公後表浚二子林彬於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韋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懇爲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爲憂旣而金華陳君舉司文吳會爲胄學徵藏書考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爲屬誠巨典也而必有俟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脈亟起而迓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

平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爲之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爲門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爲政之先務矣精舍荆於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寶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荆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實終始之義學之荆興宋奕黃樞首帥以聽華恭孫葉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庭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庾完墜茨以迄於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後學熊禾記

元文類卷二十九

元文類卷三十

記

克復堂記

虞集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原脫然而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傍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心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

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  
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  
學者論也而眾人迺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  
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康生敏以  
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為記予既嘉其慕向之高遠而又懼其  
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實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  
一二也

誠存堂記

虞集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  
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為安重尊高者固無  
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  
賢待制鄱陽周君之為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  
堅纒曲執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  
無斲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挈然以誠

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集為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即  
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鄉明內外之辨嚴矣左  
揖右讓少長之敘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  
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皦  
皦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乎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  
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竅卻之有  
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集又何足以言  
之大江之南鄱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為比而又以  
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誇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  
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為之記也惜乎集之  
不足以知之不知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某歲  
成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  
趙公子昂也蜀郡虞集記

思學齋記

虞集

子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有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歷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識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一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注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於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蓋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子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究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子免喪省墓吳中將遡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說子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它日授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尙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

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知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墻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

况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  
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  
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  
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虞集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  
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寢盛我國家郡  
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闕而  
教無其師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  
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  
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  
其間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巖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  
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  
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卑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

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逮燮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  
獨見捐已俸以天厯己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三間  
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葺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  
宋楊椿傅熙宋文富蒞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  
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  
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况教乎燮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  
爲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  
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  
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敘不明之則斲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  
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槩智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  
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  
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  
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  
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



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  
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豈是皆以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  
慮之遠者乎嗚呼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  
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  
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  
已通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  
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  
實因予之言而求變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  
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  
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併之而書院廢變理君得隙地於  
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迺  
闢地爲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爲學之處變理君之於其民也有  
古人之道哉來者尙克繼之于永久

孝思亭記

虞集

國子伴讀往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  
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  
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  
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  
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  
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者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  
以祭而墓非祭所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  
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禩之廟者自己之  
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  
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之昆弟  
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  
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未之考一再傳之  
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况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嗟夫  
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爲

瑩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耐葬歲時上冢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魏宋兩文貞公祠堂記

虞集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白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則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形而合祠焉郡人梁某蘇某各以財來助司獄崔某學正楊某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集與在行閒以祠事語集將篆諸石以識集曰治民

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一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異懦無耻異懦者苟且無耻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眾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尙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苟以其事而論之魏公言聽諫從實終厥身而宋公在相位數年耳比其沒也垂二十載不復更任柄要其得君行事誠不侔矣然而天下後世信之無二則固在於立志制行之相高者乎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誦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邪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閱習俗之弊於文法頽壞淪靡而莫之救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簡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二公者出乎其間則

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咎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爲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歎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敬恭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以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尊經堂記

虞集

吳君伯厚之上世受學於陸文安公文安公題其堂曰經德而爲之記歲久堂不存伯厚之父更築之不敢仍舊名易之曰尊經堂蓋言尊敬奉持夫經德之訓也它日伯厚述其先人之意而求集記之集謝不敏至于再三則爲之記曰昔者嘗聞之人有常尊莫尊於天國有常尊莫尊於君家有常尊莫尊於親是三者尊之不可踰者也而孰知吾之有自尊其尊者蓋有所受之矣故能以眇

然稊米之身而與天地參立以贊其功用而代其不及者焉雖其氣欲之感千汨萬變而與上古聖神之所同者終有所不泯亦終不爲禽獸鬼蜮之歸者良由此耳今具耳目口鼻手足心思之體而忽然易之失其所常尊之者焉其亦不思之甚矣是故夙興夜寐以匪懈也靜養動存以無貳也樂行憂違無時而不奉以周旋也生順死寧以終始無違也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嗚呼昔之君子蓋莫不尊之也夫故夫前而千古後而千古億兆之人豈不能以尊此也哉容有所未知也未知則必求諸其先知者焉舍往聖之立言行事奚適矣然而以言乎事則至簡也以言乎言則至微也以億兆眾人之資而欲求往聖於至微至簡至難也是故卽此而反求近思以得之者善學之能事也自此而誦說援引愈詳而愈遠者支離之流弊也故必有脫然真知其可尊而尊之焉則天地同其大日月同其明江河同其行寒暑同其信孰得而易之孰得而禦之也哉後之志高材疏者樂

其超詣之速而遽忘其反思密察之功槩以一言蔽其學茫洋濩落幾入於狂簡之域而不自反賊害本心反有甚於纏繞語言文字者此豈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不知天命而不畏者哉故使迂儒曲士指其末而日以異端之歸則亦無怪其然矣嗚呼必有明識之士出入其間而厯知異同之故流弊之害慨然反而求之有以盡其心體之大而致其用焉天地弗違也鬼神無間也此豈非振世之豪傑者乎伯厚誠不移於習俗不怵於時尚奉承乃祖乃父之訓而尊其所尊者焉歸乎江山之上搢紳先生必有能為伯厚言之者延祐元年四月朔記

西山書院記

虞集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宮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為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避之名之曰西山書院為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

承旨某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常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為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平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為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

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為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才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知之資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為道揆况眾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九月甲子朔十三日丙子集賢修撰承事郎虞集記

鶴山書院記

虞集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沒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至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

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微倖仕進而己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平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于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為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無幾而曾大父實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為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迺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

元文類卷三十一  
九  
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皇帝在奎章之閣思道無  
爲某官某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孫起之志上嘉念  
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  
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  
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克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  
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六言垂範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  
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  
至于今其師弟子所授受以韻門相尙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  
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  
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  
而從事於斯者誦習其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  
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  
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  
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旣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

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  
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  
官大小戴之記及取諸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  
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  
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謂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  
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  
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  
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于斯與明師  
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  
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  
託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乎臣之曾大父寔與魏氏同學於蜀  
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  
人故宋慶元己未進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  
院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太師封秦國公諡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

先生云

張氏新塋記

虞集

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樞密副使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忠宣張公諱文謙字仲謙世爲順德沙河人大父諱宇贈保節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魏國文愍公父諱英贈純德秉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魏國簡懿公皆葬沙河之蓋里公之子榮祿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晏次曰奉議大夫侍儀引進使景次曰某官昇孫曰承事郎曹州判官孝誠次曰奉訓大夫林州知州孝則曾孫曰某至元二十年三月壬申公薨葬先塋之次晏病其土之隘且薄也中心慊焉以世家仕於朝爲大臣不得在鄉里至治元年自陝西以病歸老數徵用輒謝不赴家居十年購得善地郡城西八里曰董村掘深六十尺始及泉嘆曰吾親而得藏於斯也庶乎其可以無悔焉爾矣卜得天曆三年四月某日吉將奉柩遷焉魏國夫

人劉氏耐張氏新塋肇諸此使孝則來京師謁太史集徵文以識之集嘗觀於世祖皇帝之世矣自其在藩至於卽位文武小大之臣乘運以興者各自職事見功業求其惻愍深厚知爲國之本造權輿於屯昧不窻者於公見焉太保劉公秉忠學術通神明機算若龜策其所以爲上計者審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徵發之責取才金氏之遺而有餘也乃獨薦公爲謀臣在上左右主儒者使陳先王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貽子孫無疆惟休其迹無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沒豪傑各以其資奮而內聖外王之學千數百年無能道之者生民况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而朱子爲能集其書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怪時人身幾不免自其學者頌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生乎戎馬搶攘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而尊信之凡所以處已致君者無一不取於此而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內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久

速使其身安乎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實始終之也嗚呼微  
朱子聖賢之言不明於後世微許公朱子書不著於天下微公則  
許公之說將不得見進於當時矣庸非天平中統建元以來政術  
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彝倫大農之興稼穡厯象之授人時凡出  
於公之所爲者皆隱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其公之謂乎凡公歷官行事歲月具見神道碑文集輒掇其關於  
國家治教之大者而表之如此云

御史臺記

虞集

天歷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內殿皇帝若曰以予觀於  
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  
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乎昔我世祖皇帝卽位之十年始立御  
史臺以總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  
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皇祖創始之明  
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儆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

等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  
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  
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  
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  
以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  
作之事蓋有待也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誥羣策取善  
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  
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  
通以通功成務丞相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  
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  
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官雖貴且重不  
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爲不善者乎是  
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  
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歟今上皇帝以武皇之親子久勞於



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  
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  
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之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  
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  
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  
復故侍郎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  
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  
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  
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  
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  
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  
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  
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  
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

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  
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  
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  
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  
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元文類卷三十一

記

石田山房記

馬祖常

桐柏之水發為淮東行五百里合淝潢山谷諸流左盤右紆環繞  
 陵麓其南有州曰光土衍而草茂民勤而俗樸故贈騎都尉開封  
 郡伯浚儀馬公寶嘗監焉公之子祖常少賤而服田于野以給餽  
 粥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勞而將去也迺為之卜里中  
 地亟其葺屋而俾就家焉屋之側有崇邱可五七丈溪水傍折而  
 出岸碕之上嘉樹苞竹蒼蔚蔽虧前為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編  
 菅葦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相賁貸寒  
 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  
 耕之土雖磽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於無業也祖常者  
 因樂而居焉於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為記與圖以屬當世  
 能言之士請為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小圃記

馬祖常

余環堵中治方一畝地橫縱為小畦者二十一腔崑崙奴頗善汲  
晝日緬水十餘石井新浚土厚泉美灌注四通春陽土脈亦僨起  
古所謂滋液滲漉何主不育者信矣哉雜蘆菹蔓菁葱薤諸種布  
分其間柵以稽薪限狗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為故主馬廐土有  
糞合水之膏澤併漬之後菜熟芼羹以侑廩米之饋留吾於世資  
蓋寡取也如是可日計矣學子汪瑄曰鑄鐵作齒綴于橫木使土  
平細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完則殖繁若力盡則亦不殖矣因  
為治小圃記

上都分院記

馬祖常

天子歲省方留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從或分曹釐務辨  
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具或執橐鞬備宿衛或視符璽  
金帛尙衣諸御物惟謹其為小心寅畏趨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  
至給沐更上之日適得一休也惟詞臣獨無它為從容載筆給輶

傳道路續食持書數囊吏空牘旬日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  
勞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研精  
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為職業非如眾有司務以集事為賢者也至  
治三年汶陽曹公子真分直學士院實應從行祖常攝官待制聯  
屬以皆上日懼讒薄無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內外清謐臣  
隣廉恥不煩訓誨蠻夷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辭猶慎  
且簡間為民歲而祠其祠之祝亦不誣神而夸故其意質而文又  
寡是以益積其蘊蓄而不得肆發而為詩以形容國家太平之  
功乃更相與樂其秩之美而喜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服是  
選者良亦榮矣夫良亦貴矣夫可不研精於思慮以俟上之召必  
蹈渾噩之實而列陳之則庶乎不戾於躬也不戾於躬則於古也  
近矣志諸壁因以存故實云是歲六月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  
院編修官馬祖常記

績溪縣尹張公舊政記

宋本

徽之績溪人程燧走京師致其邑之老之言曰今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公當大德十年尹吾邑有善政云二十二年吾民未嘗忘使燧口其事之徵於神者一徵於人者七將求文章述載刻金石以傳吾子攻文辭聞四方敢請予曰當在官樹碑頌功德藉曰有禁不爲於去之始必待二紀之久何也曰吾邑之老曰公之政著吾邑人之心吾邑不必碑故不謀之始去去闕焉若是而終將碑者蓋天下行省十民物浩穰莫吾江浙若郡邑類千百守令廉墨哲愚不齊小民遠朝廷被刻害者多而守令率中人十七八不能不計利功公以良民使獲知於上歷顯要來參預吾省政事故將傳以警凡有民社者俾慕以思企及則吾江浙類千萬人庶日就安樂不然吾邑之人盡語壯壯語弱語穉固不忘也奚求堅於石曰是故然然徽江浙屬獨不病識者之議媚夫人乎曰吾儕小人固嘗竊惑於是吾邑之老曰夫嫌賢者不避吾將以警在位期吾東南民安樂可以嫌遂已曰昔宋璟當國廣州民刻

石頌德璟奏禁止公法璟碎女石奈何曰苟得刻吾子文一日卽碎其事之傳固不可過而足以警職字民者矣吾邑之老比羸糧主進以遣燧也固已集閭巷反復計之矣以爲無不可故來願無讓曰然則請其詳曰歲丙午丁未邑洊饑民或攘竊自活胡寄者聚羣不逞將據山林負固嘯劫爲公覺皆就禽且勸分振乏民得不死殍不魚肉於盜邑歲貢金三錠視民田多少爲賦貧者或鬻永業富民而不更籍吏驗文書徵貧者如故往往被箠楚破家負責遁逃公一責諾田今所主家貧者悉得蘇舊徭役弗均無條教繩墨公召民俾度力所堪第高下自承皆不敢隱列爲簿帳始終相沿民獲其平國制用中原兵戍江南列城非大故不易而兵若民異屬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恃世守凌轢有司欺細民細民畏之過守令其卒羣聚爲虐或訟之有司舉令甲召其偏裨其蔽則諾而不至事率中寢民苦無可奈何邑戍卒許來孫尤縱暴民陳亨愬之公遣吏語其長曰若兵爲凶虐速械以來則罪止其身不

然且具若姓名以御眾無紀統聞諸司憲二者若擇之其長皇恐  
索來孫縛致受罪後或以徼巡當至村落閒亦必白始敢出雖出  
民雞狗不驚邑之十一都有死比邱棄谿中不知主名公以事道  
溪側忽羊角風擁馬首旋不已公顧吏吾聞長老言羊角風多異  
物憑附豈比邱有靈耶因祝期三日必索賊爾者償死命乃物色  
鉤致之則死者爲慧能竊其主僧普成私藏成殺之成遂伏辜邑  
之孔子廟壞又無田食師生公新廟復出奉錢率僚友與儒之富  
者買田供祭祀饒羞文教以興邑吏程汝楫貪而險以賊罷居里  
中無以生偵民有少不平嗾其訟佐之請謁已旁緣自資且既餌  
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蠹民梗政莫敢何問公發其姦杖之按法  
塗其門側垣爲赤方大書識其惡豪猾屏息此徵於人者也邑有  
神汪姓自唐廟食至宋得王封甚靈吏廉明敬共者禱雨暘灾福  
必應有羣虎繇無爲絕江入宣歙境食人畜邑被害尤甚罟穽無  
所施公潔齋禱神居無何第五都里嗇夫上言有異獸若彪然逐

虎食之虎畏駭悉去不敢留此徵於神者曰若此已乎曰公之郵  
民隱理民利病甚多故吏者年亭父落長嘗奔走左右者少曰老  
以耄老日病以死今可一二目之者此也然耄壯弱稚以公政之  
善著之心者則不以能舉其迹多少爲在亡也嗚呼三代直道而  
行者斯民也微俗厚矣政之善能使人不忘宜也無足異予獨愛  
績溪之人然其知有未盡者夫尹是邑嘗有善政閱一十二年來  
爲參知政事以耳聽目視相接固可勸官東南者而朝廷拔循良  
至位宰執使天下後世知黜陟以道不旣美乎予初第時已聞公  
廉直精吏事爲聞人入翰林則又知公以左司郎中鯁亮言天下  
事積忤權姦爲忤恨至得禍不避遭中廢士大夫翕然高之及起  
而參議都省事予爲兵部員外郎則又見其臨事剛特不少懲以  
替績溪之老烏知國家用其尹者不翅善其邑之政也昔裴均以  
故相臨藩方其屬韓愈第以其貴富爲記其少時河南府同官立  
石均故爲參軍舍庭中則固不以媚自疑且不以去之久而不之

文也用是爲記公舊政暨邑人所未知俾歸刻之以風勵字民者  
公名毅字彥弘雒陽人泰定四年二月奉政大夫中書省左司都  
事宋本記

水木清華亭記

宋本

至治三年予過朗周君景春語予吾白馬湖園田予嘗觴其會心  
亭者吾歲再三至至輒留數十日雖頗逸吾猶以近城郭過客  
夥往往聞官府里巷事爲可厭別買小山放山驛旁築亭其上距  
城六十里而遠非親戚故人來候終歲無通刺者其奇勝岑蔚視  
白馬湖不啻什百因其往臨觀裴回忘歸暮就宿亭下旣別君以  
北懷其境必形思夢數念君爲能自適蓋親大林邱山者莫樵  
牧農夫若然其目不知書詩味道理勞斧斤耜耒指跼脛腋無毛  
以登陟作業雖日涉祇見其苦常試問之將悼其生之在野又烏  
知愜心目高深耶知者獨士大夫士大夫有良田美池可以適者  
詎止君然不得如君者恒多苟名士大夫率不甘湛涪稠人中必

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西東馳騫無已時其鄉有十年  
廿年不至者況良田美池否則整至集農夫耕穫校斗斛合龠詐  
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則射歎饑發積授枚識出布籌會入窮日疲  
極而睡旦復乘車騎馬還市中視邸舍化居自適之樂奪矣君爵  
祿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聞人爭競是非遠避如不及至山中  
納履策杖翛然往來林下遇田父道人坐談或畧具酒茗資笑樂  
種陸豚雞播若字如千悉置不省於是山林可愛而玩者若皆効  
奇以出不爲外奪故也它士大夫能效君則其園田詎皆無奇是  
非君擅有斯樂不讓人不卽之耳予雖知亦無田不能自還今茲  
日戴星入曹局治文書往往不遑食暮歸脫冠帶惛然就枕當是  
時思自適周氏亭中邈不可得旣以賢君又恨樵牧農夫之悼在  
野也初君求名亭以記諾之三食新矣弗果其子鼎亨游京師復  
以君意趣亭歸乃追思所履以睹者名亭曰水木清華而記之所  
買山在郡北未至里許卽行田間蹠蹠瞻上若緣山竇小阜隨

而上平穉杉數十章秀竦可愛前臨溪闊四五尺夾溪苗松無數若髮水泚然歷沙石灣磴瀏瀏有聲又前則田疇迤邐亭半出溪上三楹頗加黝堊敞潔以雅亭右山鹿青篠赤棘中得微行至一泓號龍潭山人傳龍嘗起於是樛條灌肆繞之水淨淥雨旱不登耗阜之後泊旁高山巨木彌望勢皆走亭泰定四年三月朝列大夫禮部郎中宋本記

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

宋本

故宋朝散大夫祕閣修撰樞密院副都承旨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李公以至元十二年冬爲我師所圍城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無外救不能支明年正月四日城破公不肯屈曰吾死固分家亦不可辱於俘乃積薪州治雄湘閣命妻孥十九人登其上召帳下沈忠曰汝先殺吾家次及我然後縱火忠不能強之始如命忠感公義亦自到事載宋野史湖湘間父老亦能道之公衡人宅在郡西南至元間有司以爲學建祠學東偏置公畫像其中奉之久頗

壞天歷二年校官劉侶上言提舉儒學官曰前政祠公號山主謂學其宅也是特細者公盡心所事一宜祠衡爲公鄉校鄉校嘗出忠義人可增重二宜祠乞葺公故祠塑公像且宜以故宋知衡陽縣穆君侑食穆君諱煥祖初尉縣當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台以天兵繇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永州衡守令丞暨民皆走穆君戍石灣聞難還救時所在盜充斥穆君緣道捕擊始得行比至先鋒入城見民大去餘空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穆君達城中招散亡以守閏十一月兀良合台進駐青草渡聚舟欲絕湘夾攻穆君提兵水東岸楊林廟相拒七晝夜募死士沈所聚舟兀良合台遂舍去衡卒以完公薦諸朝超七資以承務郎知縣事穆君公故吏德同義比衡民又嘗賴以活侶謂公宜祠穆君宜侑者以此提舉官報行迺修祠屋塑公像其中左以穆君配工畢侶之父淳安縣尹壽翁走書京師求予記嗟乎當歲己未憲廟親幸蜀世祖皇帝以皇弟帥兵渡鄂將與兀良合台共會江左宋人

號幹腹之師倚角擣虛勢急雷電穆君以一尉軍孤壘小敢與之  
抗克免於厄躄哉及淮安王伯顏受命南伐郢之沙陽新城戍將  
嘗一再戰及陽羅敗蚬岸江郡邑小大文武將吏降走恐後其降  
者或自言未賞賚或又自言已雖得名位子弟部曲未官至或自  
言某郡某城有已屋室奴婢資業身先未降時行營嘗謂若納款  
俟下其地悉見還今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許可羞可惡之狀百出  
死城郭封疆者間有一二求如李公之死之明白偉特蓋鮮累聖  
下詔書郡國及忠臣烈士之祀者十九公與君合食一祠信宜矣  
然予又有告衡校官者昔金將亡其威勝軍節度使兼沃州管内  
觀察使右監軍行元帥府事趙慤與天兵戰高邑被禽怒罵不屈  
以死其子嵩汝招撫使良貴孫十人長謙弟子忠勇軍提控良材  
皆以戰敗死國事至元六年慤次子良弼以祕書監使日本將行  
上奏曰臣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嘗欲紀其行實以事在前朝  
無裨聖代造次未敢謹昧死上聞乞聖慈矜憫上曰人臣各爲其

主父忠於所事雖在前朝亦朕心所嘉況有賢子爲吾蓋臣何嫌  
何疑不以立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磐撰文刻其贊皇  
家廟嗟乎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皇上神聖文明動法祖宗而學  
校清議所根苟能援慤比言之朝曰公與慤皆亡國人慤家死者  
四人公自殘一家節不下慤乞褒寵如慤萬一開可敕詞臣紀其  
事則既可爲公光耀又能作沈忠像其側以侍所勸將益廣而祠  
爲大備矣試思之公諱芾字叔章號肯齋先生其先沼之永年縣  
萬頃鄉招農里人穆君字公有天彭人仕至湖北僉憲壽翁名彭  
壽郡人延祐二年進士於予爲先達至順二年七月一日記

都水監事記

宋本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其長颯八耳君之言曰吾職古爲澤衡元  
制秩三品所以列朝著者有典掌有屬有事功而廢置有沿革然  
設官四十一年矣嘗益是者無慮百餘人其勤勞職業豈少哉曹  
署老吏日以亡簿書歲昇掌故日以蠹爛有所徵考則茫然昧所



嚮殆非所以謹官常備遺忘也幸文以紀其槩將刻石聽事爲方  
來益敢最其事於牘以溷子讀之則知監始以至元二十八年丞  
相完澤奏置於京師監少監丞各二員歲以官一令史二奏差二  
壞案官二分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壽張領會通河官屬如汴監  
皆歲滿更易泰定二年改汴監爲行監設官與內監等天歷二年  
罷以事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銜知河防事而壽張監至今不  
廢此其沿革大都河道提舉司官三幕官一通惠河牘官二十又  
八會通河牘官三十又三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清會通  
七河通惠之廣源會川朝宗澄清文明惠和慶豐平津溥濟通流  
廣利會通之會通土壩李海周店七級阿城京門壽張土山三义  
安山開河岡城兗州濟州趙村石佛新店師莊棗林孟陽泊金溝  
沽頭五十五牘阜通之千斯常慶西陽郭村鄭村王村深溝七壩  
都城外內百五十六橋皇城西之積水潭隸焉凡河若壩填淤則  
測以平而浚之牘橋之木朽發裂則加理牘置則水至則則啟以

制其涸溢潭之冰共尙食金水人大內敢有浴者澣衣者弃土石  
甌甌其中驅馬牛往飲者皆執而笞之屋于岸道因以陜病牽舟  
者則毀其屋碾磴金水上游者亦撤之或言某水可渠可塘可捍  
以奪其地或某水墊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決其議禦其患大率  
南至河東至淮西泊北盡燕晉朔漠水之政皆歸之此其典掌至  
元二十九年鑿通惠河繇京師東北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  
西轉而南會一畝焉眼二泉繞出瓮山後匯爲七里灤東入西水  
門貫積水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內之左與金水合南出東水門又  
東至于潞陽南會白河又南會沽水入海凡二百里立牘二十四  
役工二百八十五萬費以鈔計百五十二萬米三萬八千七百石  
木十六萬三千八百章銅鐵二十萬斤灰油藁稱是八月經始三  
十年七月畢事以便公私至治二年七月石麗正門南之第一又  
南第二橋以壯郊祀御道蓋京師橋牘舊皆木宰相謂不可以久  
嘗奏命監漸易以石今牘之石者已九橋之石者八十又九餘將

次第及之役之用洎勞益可臆度茲畧不書泰定元年七月卸積水潭之南岸以石袤千二百五十尺繚以赤闌風雨湍浪不崩不淖以利往來至治元年七月大霖雨盧溝決金口勢頽王城補築隄百七十步崇四十尺水以不及天邑此其事功嗚呼明興掌建事功在位者事也若曹署之廢置屬之眾寡則亦當究知繼官是監者能惓惓於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我世祖以上聖膺開物之運建邦設都樹官府國中與列聖之文致太平更植疊立使佩印綬食奉錢廩稍秩三品及過而上者將數十百所詎皆無沿革典掌與屬與事功哉未聞出意見求搢紳先生紀之者則數君子敬事以近文可知矣矧徒有典掌有屬而無事功稽其沿革以不能道者哉抑水之利害在天下可言者甚夥姑論今王畿古燕趙之壤吾嘗行雄莫鎮定間求所謂督亢陂者則固已廢何承矩之塘堰亦漫不可迹漁陽燕郡之戾陵諸竭則又併其名未聞豪傑之意有作以興廢補弊者恒慨惜之或又謂澥之沽口田下可勝以

稻亦未有舉者數君子能職思其憂若是是殆濟矣故以是卒記之監者潭側北西皆水廳事三楹曰善利堂東西屋以棲吏堂右少退曰雙清亭則幕官所集之地堂後爲大沼漸潭水以入植夫渠荷芰夏春之際天日融則無文書可治罷食啟窗牖委蛇騁望則水光千頃西山如空青環潭民居佛屋龍祠金碧黝聖橫直如繪畫而宮垣之內廣寒儀天瀛洲諸殿皆巋然得瞻仰是又它府寺所無至順三年三月宋本記

滋溪書堂記

宋本

延祐六年予初來京師聞國學貴游稱諸生蘇伯修以碣石賦中公試釋褐授薊州判官往往誦其警句名籍甚欲一識則已赴上及還始與交因得知伯修多藏書習知遼與金故實暨國朝上公碩人家伐闕譜系事業碑刻文章既久又見其嗜學不厭嘗疑胄子有挑達城闕者已仕卽棄故習者伯修獨爾其淵源必有出師友外者詢之則果自其先世曾大父少長兵間郡邑無知爲學者

已能教子爲人先其大父威如先生教其考郎中府君尤嚴或曰君纔一子盍少寬輒正色曰可以一子故廢教耶先生學廣博嘗因金大明厯積算爲書數十篇厯家善之府君旣爲時循吏又好讀書教伯修如父教已有餘俸輒買書遺之於是子疑益信又久之則其所著書曰遼金紀年曰國朝名臣事略者皆脫橐而今之諸人文章方類稗未已士大夫莫不歎其勤伯修汲汲然至不知饑渴之切已也日謂予昔吾高王父玉城翁當國初自汴還真定買別墅縣之新市作屋三楹置書數十卷再傳而吾王父威如先生又手自鈔校得數百貯之因名屋曰滋溪書堂蓋滋水道其南也歲久堂壞先人葺之而不敢增損且漸市書益之又嘗因公事至江之南獲萬餘卷以歸吾懼族中來者不知堂若書之始幸文之將刻石嵌壁以示嗚呼有子不知教不論教而不克如志者如志而不得及子子者皆是也求若蘇氏四世知爲學躋哉世之致爵祿金玉良田美地者其傳期與天地相終始然有身得身失者

況其後萬有一能振奮過祖禰者則又鄙昔之人無聞知撤敝廬創甲第矜貴富病先世之微不肯道而翁之堂府君能葺之伯修能求記之翁之書先生能加多府君又益增之伯修之購求方始不第能守也非有以將之能若是乎府君葺堂不敢有加以求勝前人伯修有屋京師眞定皆不敢求記獨惓惓是區區之三楹者又可以爲薄俗警矣抑蘇氏雖世爲學獨威如先生有著述伯修著述益富豈聞祖風而興耶然予聞自先生至伯修三世皆一子惟其能教故悉克自樹立今伯修亦一子阿頃甫龢而穎拔可就傅伯修能繩先生義方以造之則堂暨書之傳邈乎未可概也是爲記伯修名天爵今以翰林修撰拜南行臺監察御史云至順二年十二月廿六日大都宋本記

臨高縣龍壇記

范 惇

距臨高縣西二十里曰西村有龍壇宋故事令天下旱雩擇郡縣地爲壇刺史縣令帥諸史奉祭具如法茲其遺也壇三成長一丈

廣半之北有潭東西廣七百尺北南少東西廣七之二中潭有穴  
二水碧黑色探之無底父老傳天聖間嘗有白龍出焉其在祀典  
者以此潭水西灌千畝大旱不殺甚雨不涌或曰地近海穴與海  
通故然天久乾青白氣上騰禱者以為雨應延祐元年安豐牛君  
某來尹是縣會旱禱之兩三日既祭又雨穀大熟思所以侈靈報  
貺惟是表章先時民有侵壇側地以食者墾鑿四起褻汙不虔君  
盡復而樹之注汲有塗奠瘞有坎汎涵澄映勃鬱葱蒨歲時祈報  
贊拜跪起祀官以嚴神靈以欣二年又旱余錄囚歷縣尹請述其  
事刻諸石欲往察不果命吏翦叢翳審面勢以來且與龍約曰庶  
余文哉以神視余吏反而雨隨至禾乃大起吁亦靈已夫宰百里  
所以治夫人也神依人者也依乎人者事之猶若是備至則治人  
之道何以尚之況山川之功在禮有足稱者迺授以樂龍之章俾  
其人世世歌以承祀且并刻焉辭曰  
僊僊兮舞羽吹坎兮拊鼓龍之居兮有宮棟白雲兮下為宇湛湛

今天門龍之徠兮從繽紛去莫去兮回皇洞簫亮兮須君蹇須君  
兮日復夜杵有蒸兮芳有藉折素馨兮揚眉玄天矯兮上下我有  
大田兮海之隅諸蘋充實兮黍稻于于終古兮介祐子孫兮樂胥

懷友軒記

杜本

余少時喜遊名山川聞武夷最勝而最遠嘗按圖指畫擊几為節  
詠九曲權歌想昔人之餘韻謂不得遂其願慕之心矣皇慶初元  
以御史大夫朮公薦在京師獲託姓名於四方之士于時張君伯  
起以童子科校書祕省詹君景仁亦辟掾三公府三人者暇輒相  
從以問學切磋為事迺二君皆粵產而景仁世家武夷嘗極道其  
谿山高深環合千態萬狀有終身不得窮其趣者先世有田數十  
區有書數百卷足為賓客一日之具吾子其將有意於斯乎余聞  
而識之延祐間景仁出貳浙東憲幕伯起亦佐郡三山余以微言  
迂執事之臣書不報而去遂得挾冊山中償夙所願蓋二君之力  
也因欲結茅谿濱而山石犖确自非仙人道士餐霞茹芝乘風馭

氣者罕得居之遂泝流至星村則開廓平衍有詹氏之故居焉然與市井相淆綜又泝流而至建峯地皆良田美竹有類嵩邱鄗穀之間稍憇息南湖之履堂遇一儒者與敘語欣然若故人同行未五里許平川廓然問之百年榛莽矣自九曲至是僅半舍而遊者已罕至然水益深緩山益磅礴西南諸峯巉絕出霄漢其最峭拔者爲雲巖雲氣起伏其下鄉人於此候雨暘焉天高氣肅時一登望江之左右瀾之東西三山海日七閩煙靄皆隱約于指顧間武夷諸峯並列于下巖巒林壑澗谷淵渚泉池潭洞曾見疊出不可致詰無不稱遊觀之志焉余與景仁顧而樂之請景仁贖其榛莽之虛而剗薙藝植之擬卜居未暇乃卽其東偏構堂室攜妻子讀書其中又得芾地而蕃之植兩楹爲軒以舍余其間戶牖簡朴藏修游息在焉然每一俯仰輒思平生故交多海內名士或道德之高深或文章之雄雅或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奇或節操之堅峻或信義之昭白或譚論之該綜或考覈之精審或出處之慎重

或神情之間曠乃皆在神京大府湖江之外不得相觀以成其志甯不重有所懷邪因題其軒曰懷友以著余心尙幸所藏舊書可  
以朝夕搜玩而余之所懷因得以考正於斯焉重惟聖人載道之  
經與夫百家子史所錄開極以來明聖之君昏暴之主忠良之臣  
貞節之士酷虐貪殘之吏是非善惡之跡以及天官地志禮樂制  
度律歷名數龜策醫方營繕種藝方言野錄仙佛變化之事至於  
厓鑄野刻塔寺宮廟彝鼎柱石井臼虛墓詭異之辭悉次於是庶  
開卷有得亦可謂益友之明效矣則雖親舊之交遠江海之跡疎  
然神會於文字之間猶能友于千古況同一寰宇而並世者哉因  
輯其詞翰列氏名而記之以寓吾懷然其出處存歿雖異而余之  
所慕則不在於斯也

安先生祠堂記

歐陽玄

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守爲一國之所慕雖當世英君誼  
辟操其總攬豪傑包舉宇內之柄一旦遇夫爵祿慶賞所不可致

之人於是惘然企乎先王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己之所負挾者而後上之趣向定下之習俗成斯人者功下韓孟哉元有國以來學者言處士必宗容城劉靜修先生方是時聞其風而起者曰真定安氏敬仲焉敬仲未嘗一造劉也顧得其傳於濂洛考亭者知之為甚篤行之為甚堅由是推宗以合於祖一也劉氏高亢明爽梯級峻絕士親炙者寡安氏簡靚和靜襟韻傲夷士樂附者眾異時有祠宜乎抑自先世石峯恕齋兩先生以學淑其鄉蓋三世百餘年于茲矣此又祠之所由作歟敬仲既歿門人蘇君伯修貽書同舍藁城西管鎮李君士興請祠為鄉先生士興議克合乃築於鎮作三室而奉之自敬仲上而至於石峯恕齋咸有位焉明世美也落成帥里塾子舍萌歲時具蠲所事至是伯修請余記之然余記安氏祠而本以容城者亦猶論東漢名節而始嚴光乎漢至孔張末之儒也矣微光東都士何自作新哉光未必知道也而且如彼而況吾濂洛考亭乎而況吾容城乎夫警宗祠於學鄉先生祠於

社古典也警宗久無聞鄉先生有祭自伯修士興始以是知古道無難復人患不為爾繼自今西管鎮之俗日益以厚其民敬學而賤利其士樂道而遠執安氏之澤其既乎讀是文者尚知所始石峯諱滔恕齋諱松敬仲諱熙出處詳見家集云

趙忠簡公祠堂記

歐陽玄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為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翥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為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為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皇元燭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朱書北度江私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

學不式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趣於正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爲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箕翁請卽解之聞喜縣學爲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度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于今有功於斯世甚大宜祠其鄉胄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部吉晉甯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爲何至是烈也及畧攷近世儒者學術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化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烏虜是祠豈細故哉公師邵伯温友胡寅其問學源委措諸行事詳見宋史箕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槩見于斯

元文類卷三十一

元文類卷三十二

序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貴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槩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

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眾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集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立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揀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揀白

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揀君之治柰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曰醫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腎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腎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旣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見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



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大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畧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為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適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正統八例總序

楊 奐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孔孟之前得以

滋蔓瀰漫而莫知翦遏也通古今考之既不以逆取為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為之重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倡之莽操祖而誨之也不曰予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為未足況爾耶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符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為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為禍可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言總為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孰為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得之是也以秦隋而後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其後也未見其甚而絕之私也見其甚

而不絕亦私也一世而得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既書高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者誕也悲夫處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建啟之不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為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啟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修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也故附見之此蔣父之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也咎其為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武氏之燼復著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與者有不得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與者也昔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烈進魏其存乎曰莽操之惡均御莽而納操誠何心哉黨魏媚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盜之手其獎

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狂于篡弒若有成約今日為公為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即皇帝位降其君為王為公明日害之而臨于朝堂矣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曰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為得者何斥其攘魏也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內而畧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且肅宗掃清鉅盜迴軫京闕不曰復而曰與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約已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興奈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者何夏之有窮泥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之武韋安史巢温之僭叛是也始皇

十年而從陷例何也曰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亂不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掄一相是年也斯之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為不哲之鑑以著輔相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啟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啟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亥之類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獄訟歸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絕於民民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其旨也商紂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沒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

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修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偽舍是孰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索其梗槩不過善可以為訓惡可以為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強為之可否苟有外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為斬絕不根之論徒涉於乖戾耶蓋得失不爾則不著善惡不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甯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為元元之幸不厚矣乎

測圓海鏡序

李治

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强窮之彼其數不惟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

且億矣然則數果不可以窮邪既已名之數矣則又何為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為難窮斯可謂數為不可窮斯不可何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然之理也數一出於自然吾欲以力强窮之使隸首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算數恒病夫考圖之術例出於牽強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微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見內外諸角析會兩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率卒無以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日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始礫然落去而無遺餘山中多暇客有從余求其說者於是乎又為衍之遂累一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圓海鏡蓋取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詩選自謂廢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謝君記誦為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之為不足貴況九九賤技能乎嗜好酸鹹平生每痛

自戒救竟莫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嘗私為之解曰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庸非聖人之所予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得焉耳甯復為人憫笑計哉時戊申秋九月晦日藥城李治序

大定治績序

王磐

臣聞假器莫便於比隣取法莫宜於近代殷有天下監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者每借秦以為喻唐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為比豈不以時代相接耳目見聞有以關其慮而動其心乎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故大定三十年間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雞吠犬煙火萬里有周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必有所以致之者蓋不徒然也謹就實錄中摭其行事一百八十餘件名曰大定治績以備乙夜之覽其於聖天子稽古之方不無萬分之一助云至元二年春二月十一日翰

林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王磐翰林侍講學士太  
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常卿臣徐世隆翰林學士承旨資  
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鶚等上進

楊紫陽文集序

趙復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變於流俗也  
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於伊尹傳說之訓君子將終身  
焉明王不與諸子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  
全體蓋桓文功利之說興而義堯舜文之意泯矣春秋而降如叔  
向子產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子之資不得少效於王官去  
而為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功業之隆痺已較著矣賈生仲舒有  
其具而不得施或者每為之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其時而亡  
其已甚慙德於斯文多矣凜然正氣惟諸葛孔明王景略諸人不  
為流俗之所回奪然而隨世就功周旋於散微之末已又不能無  
偏而不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曖昧不明而瞽宗米廩

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有命世絕異之材卒亦不能邇也  
非其不能邇也而其故則可知已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逮於今惟秦君子楊氏其志其  
學粹然一出於正蓋自其為諸生固已無所不闕坐是重困於有  
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十萬言沉浸莊騷出入遷固然後折  
衷於吾孔孟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瑩而條理膚敏至於總八例以  
明正統之分合作通解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若槩言雜著等說  
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臺也縣不云乎予曰有疏附予曰  
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殆近然邪先生資機敏而明通  
即其文可以得其為人蓋君子學以為己必有所入之地唐韓愈  
氏以雖義而不取為主先生讀之自以為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  
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  
斂然以是私淑諸已先生固已得之矣觀其神明心德之所感通  
游居酬酢燕笑語處皆海內知名之士夫然後以秦晉為戶庭燕

趙為郭郭齊魯為府庫雄河太華為極案奔肆橫放而益趣於約  
正大高明篤實輝光遺落小夫竿櫓佔畢呻吟之習嗚呼學之為  
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偽  
之辨誠偽定而王霸之略明矣門人員擇蚤侍函丈偏得紫陽之  
道擔撫遺藁釐為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里介書  
俾不肖為說以冠其首內顧庸虛屏若無營而辭旨惻悞牢不容  
避輒述其梗槩如此學者當自得於過半之思非尺喙所能盡也  
先生名奐字煥然甫世為關中右姓紫陽其自號云丙午嘉平節  
前鄉貢進士雲夢趙復拜手序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  
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  
事至於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  
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

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  
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  
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  
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為編年歷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  
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  
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  
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  
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  
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為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  
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為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  
所望也

新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  
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

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謀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益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

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甯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

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  
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  
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  
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  
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碁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  
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温公徧  
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摛幽隱會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  
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  
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  
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  
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  
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  
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  
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

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  
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  
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  
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  
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  
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焯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  
公之子康釋文與焯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  
得温公辟呬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  
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  
君卒盡瘁家蠹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  
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  
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  
自周訖五代畧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  
見而躉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



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閉  
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  
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  
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汜乙酉冬乃克徹編  
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  
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辨誤十二卷嗚呼  
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  
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尙多蘇晉之割斷  
蓋抄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  
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  
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  
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  
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  
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  
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  
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  
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  
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  
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  
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  
詳於理亂興衰而畧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  
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  
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  
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  
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  
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

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已無傳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缺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筐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甯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

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罹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素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

地曰四裔俱做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已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

以未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銚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通至於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聳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

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釋奠儀注序

張頌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有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于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渺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羅兵革宮室荆榛蓋二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劔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劔之席冕服挾劔未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戶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戶禮廢

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為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為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為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鬯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寘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屺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于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哀為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者不徒遵豆之事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并藏孔

元文類卷三十二  
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元文類卷三十二

